涇野先生文集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序十四

送武庫陸元望陞湖廣少叅序

此篇曲盡太和

竊嘗謂今日叅議與叅政雖皆各省分守之官若當要劇之地則非才望素顯者不畀然分守數多無勅勅惟督糧叅政有之若分守叅政亦勅必其地關乎國是之大者也陸武庫元望杰分守湖廣襄鄖諸府提調太嶽太和宮觀住劄均州是固天子遴其才望而　勅之者也今夫襄鄖南瞰湘湖

源委即以鵠之方可作鄖西題名記矣
增錄

北控關洛，左扼徐吳，右連巴蜀，即古樊庸穀羅鄖沮陰鄧之地，而其中牛頭雞鳴房阜筑磐八疊九室襄峴鹿門皆鱗峙焉。地廣而田肥，谿深而峽阻，凡天下之逋罪逸匠逃役黠生惰僧偽道藝人力士皆聚焉。于是二府有九州之民，亂山雜五方之俗，故天順之末，劉千斤石和尚作亂，蹂踐南漳上津竹山穀城而潛諸螃蠏谷馬腦關格垙坡梯兒崖，雖利兵亦莫如之何。當是時，賴王端毅公以右都御史撫是地，克平禍亂，于今爲烈，此襄陽分守之所由重也。今夫太和

自天柱以下峯巒巖礀形盖東南我
文廟南靖北征兵至之處若或神助故於永樂十年
勑建太嶽太和玄天玉虛諸宮於茲山其後五七年
又建遇眞淨樂二宮以及玄都白鶴諸觀于是設官
以提點置均州守禦以給洒掃出祠祭郎中一員以
典葺宮宇而供役之事則責之少參厥後增宮益觀
十倍厥初四方來祠蟻附雲從金穀之積可佐國需
乃以內臣易祠部後并附分守少參以提調宮觀故
成化之中是官滋顯而凡修廟貌嚴祀事督士伍理

道衆皆屬焉當是時有韓司徒公以右給事守是宮肅恭神人于今為烈此提督太嶽之所由美也然則元望今玆之行有禮教之責焉有兵材之任焉夫禮非徒絜籩豆豐粢盛要在序其道德課其職業絜其身心隄其交遊無使或敗教以汚明神則彼雖誦法墨老亦可以必變化矣夫兵非徒比什伍時簡教要在和其居處時其衣裾振其頹惰示之信義無或懟怨以携衆志則彼雖不閑韜略亦可以濟緩急矣況元望平湖世儒浙西之英也自舉進士歷官武選車

駕武庫諸司而僚人皆稱其操履幹濟見重于時則于兵材習矣一襄郧之分守不足以難元望也雖然兵於變地則難戢禮於變神則難修斟酌其時損益其道吾固知元望敬慎於斯行也

送提學四川我齋蔡君序

昔予在史館仙居應原忠數言我齋之學可敬也及謫判解州德清沈南厓數言我齋之行可愛也故予與我齋雖未面覿想像其形容推測其志意固已神交而玄識矣丁亥之冬予南轉考功聞我齋適同僚

古人未交而意合既交而情密此其衷非淺也呂蔡二君子得之彼利交勢交與事交者讀此淑淑然

案乃欣然就道求償素懷比馬過東葛而我齋已遣吏迓予黃巖山中及解舟江口方興邸舍之念而我齋已遍國中為予問屋得之柳樹灣西實予心所欲也既晤之後聞言心醉覿德情怡政聞其疑事决其可飄然兩忘翕乎一趨蓋又浮所聞矣今夫禮子產之所諳也故能逆六王四代之典今夫樂季札之所稔也故能言雅頌十三國風之義夫札江表之吳公子也僑河南之鄭公孫也地之相去若此其遠學之相去若此其殊乃于會遇之頃而相契合略無所疑

至解縞帶紵衣以交贈。非前有所聞而後有所見其能然乎他日我齋方約期定程以講學、而四川提學之報至矣、然則好會難成而美人不易遇、豈非予之不幸哉、雖然方今士風多鶩乎文辭、而行或不之加率習于巧媚、而信或不之篤。蓋不獨一四川然也、我齋樸古天授清白素定乎以式化蜀士其在斯乎、今夫鍾氏染羽以朱湛丹秫。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夫我齋染士於道、猶夫鍾氏之染羽也。必務七入而後可乎。士而七入、所受必深。所得必真、皆本色

之賢足邑之材矣取以理天下國家無難也于是廳司諸大夫皆以為然請登其言于軸以為我齋勗我齋者浙山陰蔡希淵宗兖也起家正德丁丑進士文隱于學官而後顯

送柴四川按察序

工部副郎漢南柴君伯徵既有四川提刑僉事之命其僚何起莘大夫謂予曰於伯徵何以告之曰伯徵予西土之彥也斯行也其使蜀民善事父母乎篤於兄弟乎親於九族乎厚於外親乎信於朋友乎賑於

古者刑助無淵又刑罰惟教提刑者立法以濟時之窮也此篇尚本德化不區區夏楚信乎明刑弼教固然非

貧窮乎、絕於妖訛乎、止於盜竊乎、曰君子誤矣、伯微今陞於提刑、此兆者多提學之事、非提刑也、曰此正爲提刑者言爾、吾子不見漢嚴遵乎、隱卜於成都、爲子者來卜孝、不卜逆、爲弟者來卜恭、不卜慢、有訟者來卜和、不卜戾、有財者來、卜讓、不卜爭、於是蜀中一時風動、民俗改觀、夫遵逸士也、且能以孝弟和讓化蜀民、而伯微威則執法、尊則方面、雖百司庶府皆在所詰察而按治、而況於民乎、然則何以能使蜀民如此也、曰古之折刑以降典、後世則惟刑之折而已矣、

二物也

古之制刑以祇德。後世則惟刑之制而已矣。是故竭情於例分之字。於法非不良也。然而於德或未教盡。心於折杖之剩。於律非不精也。然而於典或有忘。今夫欲水之清者。則將澄其流乎。亦以潔其源乎。故君子不以發奸摘伏為能。而以明義惇信為貴。不以峻法訖威為功。而以更化善治為賢。且不見古之肺石乎。三日而情無不得。又不見嘉石乎。旬月而恥無不格。是故刑明于不孝。而民皆善事父母矣。刑明於不[illegible]而民之[illegible]

矣刑明于定志而民之背亂者息矣況吾伯徵昔
操大名廉公明允當是時四府之訟有難決者皆願
歸伯徵矣及其徵入户部也又能持平迪正名重地
晉斯往也苟益廣大而貞固之則雖與昔之治蜀如
張詠趙抃者並可也

送齊陝西按察序

南刑部正郎蓉川子齊瑞卿桐人也既有陝西僉憲
之命其僚來曰蓉川子以進士高第選入翰林為庶
吉士授給事且晉都矣銓司以其文學風力推陞提

文機委蛇意與豪宕鮑叅軍布陣一闘一闘所到兵碎其妙通於文墨矣

學僉事而不果未幾忤當路謫官去十餘年乃今始得兵備僉憲於寧夏夫蓉川子之同年位京堂者已十數人叅藩司之政晉三品者已十數人而蓉川子今始云云寧不謂之遲乎曰於古有五遲而陞官不與焉修身不篤頭失頻復年且老而無成曰行遲心或有所見於理也口不能為之形容曰言遲見闕不能補見遺不能拾見姦讒不能彈懾懦觀望曰諫遲臨民不慈設施措置不以道下弗被其澤也曰政遲折獄繁多其辭不能明允曰刑遲此五者[illegible]

一於是乎昔漢之伏生轅固年已老矣而後能傳其經當其時雖有少年蚤貴而反目者今不與之數也宋之韓氏范氏司馬氏文氏富氏年率七八十且百歲矣而後能明其業當其時雖有少年蚤通而議擊者今不與之論也而况蓉川子年且未艾而道已如此則正所謂速爾且夫寍夏周漢盛時皆為郡縣自晉室不綱赫連氏遂建都焉魏唐以來拓跋氏世據其地而德明元昊之際至宋極矣國朝混一羗夷竄伏賀蘭莎羅以東省嵬石背以南巍然一重鎮焉蓉

川子斯行有綱紀之司有兵穀之寄或築降城於河北或運芻粟于靈武目望鄜延又與宋韓氏范氏之經畧者並可也邇歲以來安化變于前哈剌橫于後雖其彼之不淑然而在我者其亦有以召之乎然則蓉川子斯行雖以省　朝廷西顧之憂可也又豈曰遷乎於是陳忠甫曰信乎常人以積一級進一階為升令如子之言是以立一德建一業為升夫謨與蓉川子同案處而比屋居知蓉川子必以吾子之言為是而用之也

送傅君雲南僉憲序 癸未

華容傅君原質尚文以甲戌進士補大理評事未幾以諫謫官又未幾以憂去今 天子臨御之初登用忠直故原質還廷評未久而有雲南僉憲之命于是陳君廷憲諸君子問言于予以贈之夫僉憲風紀之官而雲南要荒之地是故不可苟然處也夫原質之在廷評也法例之紛錯情理之曖昧疑决之參互亦已習矣又何有于此行乎雖然天下自正德以來民之病于勞瘵者甚矣有良醫焉必將摩其腹而時食

之察其體而時衣之審其力而時動之猶懼夫過饑損神過寒損氣過動損身也若又使姦猾以蠱其心侵削以薄其四肢黠訟以撓其思慮冤抑以欝其心寬縱以長其淫爲析拙以觧其樂則夫勞瘵之民不病且死者幾希夫法行有樞而恩施有經樞不正則法頗而四門皆邪紐不實則恩側而萬目皆紊夫胥史者庶官之所以滑而窮民之所以斃者也何則肘腋之地易爲癰賁限之處易生疽蓋以當其會也原質不記己卯之諫乎其心非不忠且誠其言非不亮

且直其同志之人非不良且衆也使無佞幸之徒在肘腋貴限之地而樞紐能一轉焉則 上無蒙塵之禍而下無照磨之謫矣然則今日之往也其有要于先理胥史之在左右者乎況夫雲南之人僰爨麼些秃老和泥舞羅撒摩蒲濮哀牢哦昌魁羅類甚不一也而其俗嚚訟好鬭或椎髻編髮金齒繡面彝雉次工男女混淆情甚不齊也苟不惟左右胥史是先幾何能使法行恩流而宣 聖化于遐方哉于是諸君子咸曰斯言也雖理天下國家亦罔不可將非預告

縱横出入神理逍遥亦無費詞誰旨趙温州讀此猶當無不已咲飄飄乎往也

傳子以他日大用者之意耶

送趙温州序

南户部正郎守櫟趙君文卿既有温州之命其僚秦豢之諸君謂予曰異哉文卿之為仕也當其始也由南户部主事進郎中又進南吏部稽勳郎中又進北兵部武庫郎中又進武選及職方郎中自下而上由遠而近若是乎不謂之陞耶當其令也推補光禄少卿矣而不獲乃推補尚寳少卿亦不獲推補大祭矣而不獲乃推補憲副亦不獲至是始得温州焉去京

堂而就監司去監司而就有司若是乎亦謂之陞耶
曰子亦嘗聞陞降有出於位之外者乎大行不加窮
居不損況知温州也而以為非陞乎亦嘗聞陞降有
出於時之外者乎上下無常進退無恒況於推光祿
也而以為非降乎昔有齊人懷千金者失之楚而買
荆山之玉裹以錦綺載以舳艫中流而遇暴客并千
金亦失焉使不之楚其千金固在也鄭人獲良馬數
十匹不自用散諸宗戚比隣而自留其一駘鄉人皆
以為愚也他日廐焚駘斃宗人歸一良馬戚人歸一

良馬比人各歸一良馬不數年而前馬俱至無缺乘使其初也良馬皆在閑廄之下今爲灰燼久矣雖欲求一騄不可得也是故知退者知進者也知降者知陞者也况吾文鄉畿輔名學燕趙碩士兵穀具練文武咸閑自督楊州商課已邁介守之聲後處職方叅戎之劇尤多經畧之績士林固以材鄉名大夫望之矣然則温州之往豈能久淹驥足耶當路者固暫試之以爲他日大用之途耳且卽温州亦不可以易而忽之也過於慈者失其義過於嚴者失其仁過於恭

者。失其節過於察者。失其禮由其道而無懲得乎民而無憤文卿雖自此以陟臺撫而正藩臬皆其地也雖自此以邁循良而登聖賢皆其所也區區京監何足云文卿名錦涿之良鄉人起家丁丑進士

送林太平序

地官尚書郎西泉林君既有太平之命過予柳樹湾精舍以談政予謂之曰西泉子斯行當使閩郡之民皆及時以煖衣及時以飽食乎西泉子曰則何以能然曰昔者齊桓公出郊見老而貧者猶自苦也問無

窃就論事灑數言而理曲若庖之解也不太平不止太乎

子以代勞乎曰有子五人皆未妻出傭于人矣桓公召還其子妻之宮女以為仁也告諸管仲管仲曰君亦不仁夫若令于國中男子二十而娶女子十七而嫁越是者罰自無怨曠矣子誠如管仲令也則太平民豈有饑寒者哉曰子亦未識時務乎今夫窮巖寒谷之民屋無儋石之儲而通都大衢至有厭粱肉而累綺縠者矣則將奪此以與彼乎曰昔吾之家居也東隣之人有四子焉其二子則先妻出也其二子則後妻出也後子衣錦而食肉先子絮蘆而粗糲不充

賜此豈非皆已之子孔蔽于妻之先後而不知爾西隣之人有五子焉一子樸一子敏二子瞭一子僂一子跛乃使樸者賈敏者農瞭者卜僂者績跛者紡五子者皆不患于衣食焉子誠如西隣之人則于太平也將思之無不至處之無不當即民之凍餒者鮮矣雖然子亦嘗聞商斗周尺乎蓋准虞律而定其大小長短者也他日入于秦市睢增其寸起損其分冉鑿其槩渾削其底于是或以丈為短或以尺為長或以釜為少或以升為多凡抱布負米者環咸陽之街貿

貿焉莫知所之。秦君懼焉，使人求收虞律者則已匿而去矣。然則如之何而可。曰昔者西門豹之為鄴也治如賄盜，人不敢跕足以越。若横之以木，引之以索雖盜竊姦宄皆足縮縮而夜度矣。然後怒其侵軼我也，不亦晚乎。是故君子寧為銅鏡，不為玉杯。玉杯雖貴，上於玩物。銅鏡雖賤，可以照人。是故君子之政雖有其制，不仁而不可為也。雖有其仁，不定而不可為也。雖有其定，不嚴而不可為也。雖有其嚴，不明而不可為也。明以立威，威以守定，定以行仁，仁以立制。雖

吾子他日相天下亦有餘也況此太平乎越明日其僚湯伯元胡貞甫諸大夫問贈言遂書以送之西泉子者名鉞字宏甫福之晉江人予同年之厚友也

送張廣平序

正德庚午春岷山張子潛以膳部郎中出守廣平涇野子曰夫張子而知太守之重乎太守正倅令皆正矣太守僻州縣斯僻矣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故君子慎其幾也古之獲上者法舉而無間德布而不私廉而率履忠信而斷是以其上孚而其下可治也

[illegible]政知[illegible]者十此論固[illegible]徹其也民安[illegible]盜患[illegible]為剃[illegible]之設[illegible]縣條[illegible]派設[illegible]者所[illegible]立法[illegible]滯[illegible][illegible]也

古之稱善政者慮民今之稱善政者賊民古之刑罰懲民之惡今之刑罰剝民之財古之征斂計安其國令之征斂弗由其經古之折獄求民之情今之折獄任己之情張子曰然盜今且棘矣曰由今之政茲其所以棘盜也昔者漢宣帝患渤海之盜選龔遂而治之遂請曰將勝之乎抑安之邪宣帝曰固安之耳遂遂之渤海入境出令而盜屏三年而民殷五年而渤海大治夫盜豈民之所欲哉不得已耳故饑寒切身雖慈父不能保其子愚而不教師雖賢不能有其弟

子也為民父母行政而惟盜之勝吾未聞能勝者也故君子之為政老者欲其佚之也幼者欲其生之也壯者欲其有服也鰥寡孤獨者欲其有養也審此四者則知所以馭民矣苟利於民雖害不避苟害於民雖利不取審此二者則知所以事上矣民安矣雖倨而不與校也民不安矣雖諂而不與喜也審此二者則知所以馭官矣夫奚盜

送葛平陽序

磁州葛君延之既有平陽之 命其僚楊叔用胡貞

甫鄭雜東來曰涇野子嘗吏平陽屬郡矣知平陽習則何以言平陽曰平陽堯都也今其地猶有陶唐氏之遺風焉修而振之則在延之耳是故風后掃除世垢猶廟于解州蒼頡治官察民猶文於臨汾后稷播時百穀猶地於稷山皐陶明慈五刑猶冢於洪洞於箕山吾得許由焉輕世棄瓢猶溪也於安邑吾得關龍逢焉死諫忠君猶墓也於夏縣吾得巫氏父子焉保乂正家猶峪也傅說之學猶嶠乎平陸之巖伯夷叔齊之仁猶茁乎西山之薇虞公芮伯之讓猶開乎

此等句實文字今人口吻中絶無者而於法戒處尤烱烱石畫

中條之田疇十有三人者多平陽之產張三皇五帝三王之治者也延之今為平陽牧則可求對乎十有三人矣夫削堵看楨端影看形故濁不去則世不清文字不興則治不夬養之不周則盜竊多法之不允則譸張衆恬退寡則貪風熾正直隱則譏謟興故邦事治而後能慈典學明而後能忠節義獎而後能仁謙讓舉而民斯不爭延之顧獨不可志於此乎曰延之方正剛直不矯不阿自其治樂清有效徵為戶部也臨政秉法確不可奪嘗奉　勅查催閩廣二省錢

轂矣嚴明而不漏寬平而不苛蓋趙魏之豪而南曹之明也且磁與平陽地相近人與平陽俗相習延之苟志於此雖不及古十有三人則夫漢之尹翁歸唐之裴度宋之趙鼎司馬光四人者顧不可企而及之乎曰嘗聞之矣為邦有三序焉有克己之仁斯有用賢之智有用賢之智斯有安民之效夫十三人及四人者古今雖不相及然其道率不出此也蓋其為法甚簡而其為功亦不難今日之事豈敢使延之驚於悔而不事乎約我延之名覃別號釜陽起家正德甲

史民之隱即以神明御之不能盡其窾此文言之詳矣而以端歷君子先之旨哉今之為地方

戊進士

送東平陽序

華州東子希宋為推于平陽吾黨大夫士之在京者餞東子而以言畀我呂子曰夫推東子並仕之初也崇四善屏三弊則可矣故君子端己以振化敏學以精法廉己以杜私明理以定志是謂四崇當兩辭之具造也各抱冤容二證咸私情偽難判矣嘗過直隸聞安陽張仲修之推廣平也吊訊以求差曲究以索情互訪以驗跡竭心以伸冤秉法以懾寃當是時也

造福者以平陽若左券云

四府之政咸願造馬於是乎頑民之弊革今有囚於斯也律可上下矣吏竊怵囚曰爾當上律賂為爾減之賂而果減若未賂也官曰下律吏指其隙曰失出輙入上律者多矣昔者包孝肅之將斷脊杖也吏夜得其賂曰明稱究視我為爾減臀杖明包行脊杖囚如吏策吏大言曰第受脊杖去包怒吏市威笞吏而減囚脊杖雖包剛明亦吏囿矣善聽訟者不然也受訟則櫝之乃雜攝諸訟者次第躬訊屏棄左右既結而后下吏書之於是乎奸吏之弊熄推之上有鹽司

撫按也其下訟也或欲出法或欲入法法出則出勿從其入法入則入勿從其出昔宋南安因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論死司理參軍周茂叔爭之強弗聽則置手板取告身以去曰殺人媚人吾不為也逵感悟而原囚於是乎上人之弊寢韓子汝節曰如其然柬子將無所不可也已

送馬固安序

信陽馬子錄以進士出令固安將行友人問叙馬涇野子曰夫令也者所以令民也令者善也故以善令

不欲其令本乎東方擊柝西人報閑声之也令應吏声戦道矣

民民為善爾矣以不善令民民亦為不善爾矣詩云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可不慎乎古之為政者以其所能責人之所不能不以其所不能責人之能故德行易而績成速也季康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或曰勢不同也令也雖欲不欲不可得已從子之言是賊馬子耳曰是未有不欲者也夫苟不欲其誰將祟之何哉室將覆矣則將坧墁黝堊以為一日之美乎抑將正其庚磨屋穩而後已也故君子法以制財而民不困時以興事而民不

燮惠以慈民而民不離，遜以導民而民不亂，中以折獄而民不爭，時以簡民而民勇。六者具舉，悲不欲者，不能也。夫馬子少能詩賦，自比杜甫，河內何子亦嘗謂之曰：此不若閑於官政之為愈也。故君子有五政而終之以樂焉。一曰愛，二曰義，三曰序，四曰勤，五曰慎，六曰樂。故不愛之樂，殘忍之聲也；不義之樂，淫靡之聲也；不序之樂，雜亂之聲也；不勤之樂，惰慢之聲也；不慎之樂，放遺之聲也。

送駱南海序

政根於學然後政非無體學非無用

同年餘姚駱用卿出令南海呂子告之曰端影肴形築堵肴楨夫昔之治南海者有七君子焉駱子固宜用之也駱子曰何謂也曰吳隱之潔陶侃敏孔戣用人周敦頤洗冤龔茂良脩禮鍾離牧祛盜蘊緘咸然潔非知天者莫能守也敏非知幾者莫能持也用人非貞己者莫能得也洗冤非知性者莫能急也脩禮非知情者莫能制也祛盜非知欲者莫能處也咸非知德者莫能立也故君子博學以知天存誠以知幾力行以知己篤初以知性審時以知情節用以知欲

立敎以知德。

[illegible][illegible]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序十五

送呂章丘序

晉州呂子秉彝以進士出尹章丘御史張子璩曰性之者吾友也外朴而中敏易而不隱愼而周博而雅才高而文從者也涇野子曰性之如是也可以鎮浮照奸使鰥寡無蓋行不礙而體立作章丘之士裕如矣今之有司之治民也聽訟而已矣訟之弗獲耻賄而已矣賄之不得峻刑而已矣三者與民斯斃矣性

此歎近善政之由拙管者能言之昔人恨不為今志可知也

之寧有是哉雖百童丘可也張子曰世有溫良慈祥事至不能舉訟至不能折今謂之不才者也世有見事風生敏事上官者矣然弱民力單民財民畏其威不敢言諸口今謂之多材者也茲二者何居焉曰皆非也但今之所謂不才者效雖緩殃民實淺今之所謂多才者效雖速殃民實深若子苟懷永圖則知所擇矣

送劉任丘序

通篇卓然政論

畿甸之縣如任丘壯大而又詩禮文物之地也任生

悠若有所悠微而喻心罕能種種滴聲派珠

之鄉大夫率求人太守選於衆得吾友靜齋劉子克艱以授之于是吾鄉縉紳皆欲贈之言而謂予與靜齋少同師長同學強且艾恒同遊宜有以言之也五月之望予餞靜齋西郊靜齋離席曰守臣聞諸君有戒言屬子守臣之與子交也非一日矣若不庶守臣能絕之不必教若不公守臣能絕之不必教守臣如有不然他日何以見吾子也惟夫事至而明有不及徵行而法有不立此則守臣日夜惴惴而望子以示之者呂抽曰政自正德以來民力屈思盜而不思良

民俗頗思爭而不思睦今幾二十年皆為之吏者貪私致之也今子已能庶且公是何有於任丘而憂夫不明不法邪雖然今有明鏡於此可以別毫釐照遐隱非不亮也使頓置而側安之則雖以視妍者祇見其耳目偏容貌陋亦可惡矣今有陷塹於此足以止陵越杜侵犯非不法也使引索而駕木焉則雖以視懦者祇為開其蹊徑濟其交跐亦可狎矣是故君子惟患不庶不患不法惟患不公不患不明故夫子以不欲止盜而公儀子以斷織拔葵能治魯也曰

則廉公亦非易事乎。曰然。子不見終南山之擇子眞上耶、隱幽巖處暗室不接人三十年、以為既定寂仙佛可坐而得也、一日有友携入長安城過栁市以東粉娥黛姬妖㜸艷曲、觸目而塞耳、遂忘其三十年之為功也。周京之士年已耆、其家藏古度舊衡、自謂傳自夏商以準物不爽分寸錙銖者也、他日入於秦市、鞅詭其尺、冉譏其引、睢改其鍾、澤移其系、于是或以千鈞為輕、或以尺布為長而不自知也。曰廉公之難亦此至乎、然則何以至之、曰吾東郊之圃有株桑其

上鳲鳩生數子，朝飼之自上而下，夕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亂其次，以與之末，幾數月，其子皆喙剛而羽健，無或不能飛者矣。吾西鄰有老媼，生數女，長如西施，已嫁矣；次者寡髮，次者肉肩，次者面黶如漆，次者耳短，吉士過而弗問也。媼乃謀諸姆氏，剪髮截髦，出鉛與畫眉，傾奩中脂粉以粧之，故大其環重十銖，三年之內，數女皆嫁焉。於戲！子誠如東國之鳩，明奚不行？子誠如西隣之媼，法奚不立乎？訏頑之言如鄰媼，妬愚之言如國鳩。是故仁則能絕不廢，義則

此時諸寇蜂起屠戮無筭藍公之出有深源之功焉史冊光矣

能絶不公

送藍公平漢中序

正德四年間蒼溪賊鄢本恕營山賊藍廷瑞及其黨方四馬六兒廖麻子糾諸饑寒謀聚為鵠未及期年衆盈十萬髡首涂足文身朱額緣越山谿彼捷猿狖乃隳劍梓橦江油通江閬達爰入漢中屠戮畧陽西鄉沔利城亦不守殺守令燔屋廬刼婦女杜道路妖氛一揚群盗四興於是劉六劉七畢四徐淮繼起於畿甸楊虎齊彦名王大川龔大保肆毒於直隷向錦

逆於西夏，邵禮亂於藤松，韋賊橫於郴，郴將宣妖於歸德，那代叛於安南，獞賊反於廣右，班四叛於貴州，朝廷雖屢發師旅征討，而賊皆驅所掠之饑民以委之殺，人盈野，費財空帑，不能救藥。乃正德五年間，廷議謂關陝天下險要之首，而鵠醜實諸賊之初也，非有丈人焉，獲貞吉。

天子遂起即墨藍公以陝西僉憲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會總制卿洪公及荆蜀巡撫諸公戮力同心，肆伐鵠醜。公自帥師以來，矢竭忠貞，簡恤將

士用其膽智以遏亂畧乃正德六年六月擒其渠魁
三十人於金寶寺斬馘支黨首千其衆
上令典刑諸魁梟首湖廣於是諸賊膽慴漢中乃又
天子以公洪勳遂進右副都御史仍撫陝西比公退
長安餘孽曹甫續叛江津漢人雲擾公再領師入漢
威德昭臨甫懼奔蜀黨與大解所降男女萬有二千
風聲震動如雷如霆四方諸賊亦皆解體將班師奏
凱於
朝漢中兵備憲副邉憶諸君為宴於天漢樓以餞公

請史栴敘其事行將勒石原山之上以紀我大明之盛也栴惟民雖頑實其好生惡死好良惡奸罔有不同今此諸醜上梗

聖化下害生靈雖粉骨赤族固不足以雪神人之憤然當是時也劉瑾用事人尚誅求民之窮困既已極矣盜固其所也今公勦此黠孽活千萬人命餘波所及四方戡定赦震宇內奏功明時古之召虎方叔之儔也矣

朝廷四方之本

天子萬人之命公指日還
朝矣其益宣布腹心弼我
聖主激揚清濁用汰侵漁斡此
帝室立基不拔使四海永無風塵之虞則尤公之責
也於是漢人聞之莫不攀轅揮涕曰允若茲匪獨我
漢人之福矣公遂築京觀于金寶刹而歸

送崔開州序

司訓崔濟之彰德安陽人其仲父之子太史銑柟友
也故司訓歲貢來京師與遇焉客莊而謹言恭而儉

古有舜紉縱横自如而招架無不應手者此文似之

中劉而直則曰斯太史之兄也比司訓有開州與遇焉容安而裕言遜而禮其中粥粥若弗勝則又曰斯太史之兄也太史曰銑不到伯兄遠矣昔吾父為部郎太守叅政也里之疎人皆就之而伯兄之事吾父猶吾父之為士時也曰嗚呼開州得司訓矣夫政也者教之成也教也者行之成也夫士自始學即念利者多矣得則喜不得則憂故心定者鮮矣心不定故廉恥寡廉恥寡故禮義忘禮義忘故無教無教故不得士不得士故無政無政故百姓不安故君子之道

說盡亂
經之弊

定心為上若司訓者顧不當開州哉昔者與太史共學於太學蓋嘗治經矣比其来也事至而謬行出而戾言發而違則於經循弗治也則何居其經也未有之于其心也故曰心定者斯謂之經治心不定斯謂之經不治令之亂經者又多矣以權者假以術者賊以功利者叛以辭賦者荒以章句者支以記誦者淺以靜虛者玄以俗者卑以名者襲故治經求之於心而放之於行者鮮矣故治經求之於心放之於行斯其為教猶樹表也其影無弗正矣司訓之行磊磊若

亦步亦趨不拔不範師之道可致也此

是若並是而滋著焉豈惟可當開州哉若夫經明矣卒不能惑心定矣卒不能搖吾與子常見河內何子爾矣斯其人且在開州謂司訓宜日稟諸則所以道士子者可勿用斯浮言也

送李新安序

李君希尹邦憲者盩厔傑士也以太學上舍試于廷得司訓新安以王禹鄉來問言予曰夫師之於諸生也固無不欲其為我訓以成業然于不知新安但以今四方言之學師始任之日諸生尚有不至者矣既

稿備極爽毡之狀視皮相者徑庭矣而風致陸離可愛可傳

任之後諸生或寺居觀處不之學不已也或遊業遠問不之學不已也或田阡桑陌不之學不已也或市井鋪肆債務酒店花柳巷遊不之學當是時雖有勤師良訓辰拘而午去日來而月散將何所施乎夫諸生在李君且可問訓之之方諸生而不在李君又何問焉夫李君斯行也能使諸生皆在學即為己多矣曰憲何以能使之皆來乎曰予未知諸生之所以去焉能致諸生之皆來敢問諸生奚去也曰予聞弘治成化以前之師篤于親以來孝厚於兄弟以來友薄

者習此
可以教
矣

於財以來廉斂於自責以來恥言行同以來實偏於背誦以來業發眞啟性以來義是故朝入而朝益暮入而暮益日有所漸月有所改歲有所化而不自知其大異於庶民也當是時雖驅之使去盖有不欲者矣自弘治末年以來媢師以勢教鄙師以利教懦師以悍教夫惟以勢爲教也士固有靑衿居而奔競心者矣夫惟以利爲教也士固有詩書誦而金帛志者矣夫惟以悍爲教也士固有孱弱軀而跋扈行者矣是故其上則僻處以省辱潛居以謝謝不寺觀悉

不免也其次則覓題以迎試搆辭以效才不遠遊求則不巧也其下則學百倍之農識百倍之賈猶再倍之息不田桑街市居則不得也如是而欲諸生之來雖捉其裾而縶其足彼固有如鳥之入樊而獸之入牢不亦難哉然則李君能致其來乎于是李君太息曰憲數年於學亦自為去之之徒矣乃復欲諸生之來不無背邪自今憲取七來以自求如之何曰此正新天子端本復古之意也

送司空石湖何公致政序

論人臣致政不存名位而任德業然哉不須矣

石湖先生山陰何公守工部尚書五年矣適以災變請罷位求獲也至是又以老疾乞骸骨　上命乞賜馳驛先是乞休者數不從即從之亦無善歸　獨公有此眞異數也報至南都人咸嘆曰榮哉石湖公之歸乎其僑諸大夫咸來問言予曰公茲之行固柟所願言者夫治天下以得民心為本得民心以散財為先散財以節用為急初予至南都　太廟半頹槓計修可用數十萬金若行派辦當天下騷動矣公經營有藝移借有方比落成費止萬餘金較正德中一寢

子見逸賢之敬亦然揣分量記名色者一驛卒無難也

不得造數句則凡所與仲皆徙[illegible]矣

之修不及十一國子監堂廡殆數百穩每一北行其敝陋不忍觀諸師生率就民舍以居若欲葺理非數千金不可公治之未洽年卒不告勞財不告匱煥然一新足為育賢之所工部軍器局久燬于火每一造作率假廠錢甚不便也適有寺人空第公乃計價易之不改榱瓦周築崇墉遂成完局百工比皆居其中若當重建所費豈可貲算夫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而大學尤賢士之所關也公治之必先成之不苟用財不濫如此則其他可知矣人言公自為主事時護送

壽王橄瑊行冊二千、省財可萬計、為郎中時、力拒内庫虛出收單至忤奸宦誣下　詔獄竟莫能害其他卻永平之贓金平廣西之巨亂、裁悼陵之冗費、省通惠運河之脚價、為民之心、惜財之志、盖積之有素、不俟詳矣夫大學論理財雖以生之衆為之疾以開財之源實以食之寡用之舒為節財之流、此平天下之大政、然也凡公所至有不得于大學之道者乎昔者堯舜之時、民皆阜財、解愠時雍、風動、固雖稷契養教于其先、實亦工垂節用于其後也、㫝周不知大道至

的論

謂垂有巧思擬諸魯般之徒乃欲擠工垂之指不亦誤哉不然茅茨土階之日漆器不用之世垂雖有巧將安措手公雖比方虞垂豈不可幾及乎夫役世流俗卒謂仕者至于極品終受　寵賚而還以為榮歸假使其在官上無補于國下無益于民徒婾婀取容以臻穹爵雖進有晝日三接之遇退有路車駟馬之錫由君子觀之秖謂之辱耳故公之歸人皆榮其官尊寵高予獨以政成功立為公之榮歸也

送治齋萬公南歸序

嘉靖壬辰之秋

聖上以彗星再見令兩京文職大臣陳言時政得失於是南京右都御史治齋萬公疏列八事一曰公推薦謂用人不必屢推惟在先知其人以察衆擧之異同二曰辨國是言疑信一差則邪正倒置三曰審蠲除言勿赦拖欠惟預免來年徵辦四曰通塩法許商人就邊輸糧毋以中正塩其帶中餘塩則納折色五曰裕邊儲除招商中塩外納粟則勿限地方和糴則勿抑時價足食則通漕關陝六曰廣矜宥宜放免

大禮大獄謫戍之人七曰正憲體言本院問完囚犯巡按舉劾官司及操江巡江各有攸典無得别有牽制八曰先實務頋去鬙容繁飾及屏好動喜事之徒

疏奏

聖上曰萬鏜本以所司屢推未用意在怨恨明說後推未必勝前等語下吏部參看覆題　准罷位去栴往唁公公曰是鏜之罪也疏惟論後推之在人乃頓忘先推之在已言雖出於無心跡則涉於有意既設詞之未詳宜在法所不免苛

聖主神明寬仁弛其誅戮止於解職得歸田里可謂幸矣柟歸而嘆曰古之大臣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萬公於罷位而能知過其有古大臣之風乎且公之所言者八而

聖主之所怒者一以其一事怒公其餘七事則用公矣公未爲不遇也

聖主求言於大臣者衆而去者獨公一人乃公之去又以一言其餘數千言已自效矣夫七者皆今日時務之急也又

聖恕之所未及公罪之所不入儻在廷之臣有見事之善也俟　霽威之後或申其義以獻焉或推其詳以論焉內以幹國外以壯邊何者非公之遺功乎夫爲人臣者殞其身有益於國則爲之況去其官以有益于國乎故謂公未爲不遇也昔范希文參知政事時亦嘗條列時宜十數事未能盡行遂出爲河東陝西安撫使未幾仁宗有憶於其言也復詔入爲參政與韓富並命希文益銳意天下之事遂成慶曆之政爲宋室光未必非前條列之故也公行矣

聖上或因廷臣之言有慊于其說不日起公當鈞軸之地且將觀公之行以顧前言也公自吏部太常京兆以至于今夙持綱紀守憲不回宜知其不已於此也且希文初嘗進百官圖及四論以指廷臣之遷進遲速及邪正公私之實亦如今所謂公推薦者矣坐是落職饒州益自進修不已嘗曰士居江湖之上當有廊廟之憂則公又豈肯以有江湖也已哉於是僚義峯淄公取其言歸諸公而南都群公卿皆賦詩

送王克孝還解州序

克孝忠門高品涇野公每每誦之

昔予之判解也克孝從予游且三年矣當是時予方刻周程張朱之書以為求入論語孟子之門他人之賢者守其一二則有矣若乃篤信躬行不言而學日進無警而業日修則未有若吾克孝者也嘗私喜曰吾得解州之美其在是乎他日予改官南都克孝不忘往日之聚也束裝買舟泛黃河渡大江屢瀕于風波之險以至金陵謁予於柳灣精舍當是時予足病甚劇方欲從鷲峯東所也乃及休寧胡孺道同室居數月日講夜誦無少休暇凡南都之顯官文人未肯

若然則偽學之謗奚啟孰濫野此論以悉依儒倚高不但論克孝也

一拜奇山麗水未嘗一覽則其中之所得者可知矣春中克孝父母書來云思克孝克孝歸心遂動曰吾不能待吾師矣每欲留之言及二親輒涕泣懸下如孺子嬰兒之態予曰世之云學者類多從事於高談闊論而力行不顧至或使聰敏之士亦率文性命而價污濁言周程而行庸俗凡其智巧辭辯適足為饕餮奔兢之資視吾克孝何如哉然則克孝茲往如之何其為功卜子夏曰日知其所無月無忘其所能其往從事於斯乎夫克孝之在茲也吾亡以益克孝惟

是鷲峯東所之人與仰山堂上之人未嘗少變也將亦非月亡忘其所能者乎惟是衰病腐朽之人猶昔見過自訟寡過未能之人未嘗少惰也將亦非日知其所無者乎是固克孝飲食起居之所親見者也克孝歸如相信不忘斯二言亦為多行見丘孟學楊仁浹鞏邦重張郿孔及王子中所典書院諸賢亦以是告之使相勗

底柱秋餞方山序

丙戌七月之初內濱初公及劉虞川柱史偕柟餞谷

雨過松稍排騎明月把玩樹色

泉儲公還而方山侯公廷言亦將赴湖廣憲副之任于是同餞之底柱是日方山微疾遇雨半途而返柟隨三公之底柱得覩河山之勝禹蹟之大皆曰惜乎方山不至是也或形諸歌詩以憶或念諸壺觴以懷明日還至茅津飲虞川書屋方山子乃細問其狀詳求其奇悵然嘆曰吾亦遊底柱矣谷泉子曰聞不若見之為眞耳呂子曰禹皐陶伊尹萊朱與湯文之智雖有見聞之殊孟軻氏固未嘗有優劣也且夫為底柱者豈必直河中之屹石哉審若是則樵泰山之顛

一齊衆楚
明係恍然
智者適也

者皆可小天下而漁滄海之瀆者皆可小百川矣于是諸公皆以為然乃以其詠詩并得之虞川書屋者書之卷餞方山子行

此識一
小術哉
而能得
意於此

送洪雅訓術張漸逵序

蜀洪雅人張洪漸逵以習其父星曆之學以占人休咎無弗驗也其兄起濵以進士守御史漸逵來省于京遭太僕納馬判納四馬受陰陽訓術以還蜀大夫請告漸逵呂子曰易有之一陰一陽之謂道古之三公燮理亦止於此耳自劉歆列陰陽於九流乃遂以

牡之处信小道之有可觀也

卜筮視之教斯下矣故卜婚姻者論財不論德卜宅第者論地不論分卜仕進者論祿不論職卜兆域者論子孫之安不論祖宗之危卜有所征行者論利不論義卜訟者論爭不論讓歆之罪也昔者嚴遵嘗賣卜于成都矣為人子者卜依于孝以言為人臣者卜依于忠以言為人弟者卜依于弟以言為人朋友卜依于信以言當是時也蜀風亦丕變焉漸遂蜀人也聞遵之風習矣其習于是乎無宜以藝術名也又曰御史擧賢糾邪扶陽抑陰後有燮理之寄而漸遂又

次態橫生肢理藹暢如須花明於春各日川會於海

以是淑諸鄉人陰陽之道于子之兄弟微明矣

送周醫序

權生之父疾甚療于周醫瘳權生問言以謝周醫焉涇野子曰夫醫之治病猶吾黨之治五品也周曰何謂也曰腎生肝水渴則木斃故養腎而肝茂厥視明肝生心木蠹則熖微故養肝而心寧厥言又故見其目秀知其水之盛也聽其言知其木之茂也此之謂父子之道君也者主病者也臣也者佐君者也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

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近者不可以偶遠者不可以奇汗者不可以奇下者不可以偶設其奇偶定其崇卑此之謂君臣之道厥陰至脉弦少陰至脉約太陰至脉沉少陰至脉大而浮陽明至脉短而濇太陽至脉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不至則病未至而至則病陰陽易則危審其易而調之則安此之謂夫婦之道兩疾偕發先救其標兩脉偕病先蹶其承此之謂長幼之道方其冬也陽王於內寒雖入之㮣未能動及春之日陽出而陰為主然

後寒動而搏陽是故温也方其夏也陰主於内暑雖入之勢未能動及秋之日陰出而陽爲主然後暑動而搏陰是故瘧也察於時而治之此之謂賓主之道故仁義别序醫咸具焉權生曰用也聞尊於醫知不信其親矣聞忠於醫知不𢗅其君矣聞别於醫知所以正家矣聞敬於醫知所以居鄉矣聞禮於醫知所以處世矣用其以是諗諸周醫

送周道通序

宜興周道通自其家偕其門生邵武人魯守約入南

答問之教莫詳此篇問者直窮到底答者喫緊為人云之卷卷於道也學也此足以徵矣乃明白洞達即門户岐徑具載柏論

京過予柳樹灣精舍以談學然道通近有耳疾非大語則不聞時令守約轉告或寫書掌上以傳既見而又對以問也每言至適意處輒喜動顏色不知其他若有來安亦善婉轉開白實有學之士也初會曰衝適見鄒東郭言學濂洛關閩自孔子學下來或曰自濂洛關閩學上去如何曰昔明道兄弟十四便學孔子後來尚不及顏閔之徒只學孔子後亦未知如何閩孔子萬代之師也問交友居家處世不能皆得一樣善人甚難處曰此須有憐憫之心方好憐憫便會

區處他如妻妾之懸兄弟之不肖不可謂他不是也此仁智合一之道舜欲並生張子西銘具言此理但千變萬化處非言所可盡也問為學只不間斷好曰何以能不間斷曰貴志曰此亦是第二層功也其要只是能知爾能知得便會顏子之欲罷不能也則何以謂之知曰如體寒思得衣以煖腹饑思得食以飽是知也因問怎能得會知曰在默識自省耳曰此固是要法若隨事觀理因人辯義讀書窮理皆不可缺問屢空之空只是虛字若言貧恐小了顏子曰屢貧

亦非小事知破此便尋得仲尼顏子樂處也問今之講學多有不同者如何曰不同乃所以講學既同矣又安用講邪故用人以治天下不可皆求同求同則譊諂面諛之人至矣曰果然治天下只看所輕重問學須要成箇片段方好曰纔要成片段便是助長問身甚弱若有作盜賊的力量改而為聖人方易曰作聖人不是用這等力量見得善處皆行便是力量溺于流俗物欲蓋乃弱也于是道通欣然曰衛試愛一虛字平生樂聞善言樂就善人往在郡試一病不起

者七日必醒曰生死止若是爾夫人患不知重所急也苟此心遂也雖明日死亦無難矣予嘆曰勇哉道通而乃自云弱乎夫道通豈今日之人哉于其行也恐彼此談學之言傳告聽聞之不審也乃附書以贈之蓋不嫌于煩瀆爾

涇野先生文集卷之十五